

華僑集，荒地開，「無唐不興坡」。俗語本事實，過馬來任何市鎮，彼此前後皆如一，是則實兆遠之開闢，可不言而喻矣。惟同中有異者，則開闢實兆遠之工作，為基督教會所發動主持，而披荆斬棘之勇士，皆基督教徒耳。公元一九零二年春，新加坡基督教美以美會年議會，委柳依美林清美兩牧師，同返福州招工，以為開闢實兆遠之先鋒隊，事前該會監督曾與霹靂英政府協商，訂有條約，大畧如下：（一）工人來南之川資，抵遠後之住屋，暨六個月之糧食，（不論男女大小每人每月六元）並農具種子等，由政府貸給，限三年還清，不加利息。（二）每人給地三英畝，三年不納稅，以後每年每英畝納銀五角。（三）墾場地方，不准開設妓院，酒肆，及鴉片館。柳林二牧師抵閩後，分向閩侯古田福清各縣勸招，目的為一千名，對象為教友，襄其事者，古田方面為林光美君，福清方面為方鮑參牧師，因國人安土重遷，習為故常，遠涉重洋，非其所樂，故奔走數月，僅得五百餘人，是歲六月

廿二日，畢集馬尾，乘專貨以載之豐盛輪船南航，方牧師參護送福清教友，且與之同舟共濟焉，航行未幾，舟中忽有人患霍亂疾，相繼死十餘，柳林方三牧師，不辭勞瘁，盡其看護撫慰之能事，感而遣此不幸，怨懣之聲，迄不能絕，六月卅日，舟抵新加坡，將入口時，又死一人，於是全舟乘客，皆被遣入漳淇山防疫所，檢驗消毒，該所設備極陋，待遇極劣——曾控告於政府，將管理人撤職，荏苒之聞，又有十餘人病歿，不久分三批離所，最暫者居該所十二日，次約三星期，最久者留月餘，第一批二百餘人，於七月十二日，離防疫所，十四日由新加坡動身，十八日至紅土坑，轉乘舢舨，至實兆遠港口，上岸後，婦孺載以牛車，（僅兩輛）男人則步行，沿途皆荒林，僅有數家馬來人，錯落位於土路而已，抵甘文閣後，位於政府特建之工舍，該舍如印工屋式，頂面及四圍，皆構以「亞答」，門窗亦然，舍共九所，每所可住四五十人，無煤堵，床以「龍芒竹」為之，床下茅草叢生，高幾及床

，下雨時地上有水侵入，就寢者，可坐床沿洗足，是年八月間，最後一批亦抵遠，因中途死者死，逃者逃，故前後合計，達目的地僅四百餘人，方牧師參於護送會友至遠後，即回國，柳牧師駐怡保，常來巡視照顧，林牧師則駐遠，主持一切焉。

工人抵遠後，以生活上種種不便不慣，兼水土驟換，皮膚病不斷發生，孺稚尤甚，且時有毒蛇猛獸之威脅，故兒啼婦哭，怨懣之聲，不絕於耳，柳牧師依美竟被一婦人毆擊，林牧師清美則任勞至於病馬！當時尚有數人，因病吐瀉而死，無棺可殮，祇盛以米囊而瘞之，觀此境况，更使初離國土者難以為情，（至次年李克成，彭炳焯，倪朝財等從新福州（詩巫）開設板廠，始有木料可用，英政府原定每人給地三英畝，但量地工作太緩，工人抵步後四月，地尚未發，眾皆飽食無事，坐耗資斧，由望生怨，幾疑落入騙局，但福清同僑猶得意外之福，蓋入境月餘後，一日倪君立釗（現年近八十，尚健在，本文事實多由其口述，）偕同伴，行行復行行，向



一羊腸小徑信步前進，忽於地上拾一連哈之壳，知此地近海，不禁興高采烈，勇氣倍增，急欲探其究竟，果也如願以償，竟行達邦尖海邊，是處有打銀店一，係粵籍僑胞所開，專與土人交易者，（海角天涯皆有華胃，冒險性之豐富，於茲可見，

——意外奇過，欣喜欲狂，雖言語杆格，然指手畫脚，亦足通情達意，親熱之態，非筆墨所能形容，嗣後福清同胞以其慣技，每日連袂入海，拾蛤捕魚，滿載而歸，除自食外，或送或售，利己而且利人，抵遠後二三個月，值雨季來臨，住所時遭潦水侵襲，廚房變成澤國，一次洪時相，洪可朗（現年六十餘尚健在）二君，立竈上垂釣，倏忽之間，得麗魚十餘斤，壘場屋無商店，工人來後，有閩人開一雜貨肆，眾皆立一手摺，向該肆取物，月終結算清還，其款則由政府每月貸給每人六元，以資挹注，斯時生活簡單，物價低廉，區區之數，已足度日，政府原定貸給半年，後以發地緩，多貸一月，計每人四十二元，並由馬尼至新加坡之船費十八元，以及其他用耗，約達七八十元之譜，全數統計在三萬元左右，是歲暮冬，地始量竣分發

，不論男女老幼，每人俱三英畝，（實兆遠多小園主，無大富戶，種因於此，）計分三區；第一區由今之甘文閣市場起；第二區繼其後；第三區即今之福清洋，古田福州，（指省城附近）福清，三幫僑胞，拈門分配：古田幫得第一區；福州幫得

第二區，福清幫得第三區，三區近海，正合福清同胞之願望，地發後，陸續就地構屋居住，隨墾隨植，農具種子悉由政府配給，由祖國攜來者皆不適用，初時多種甘薯蔬菜等物，以土地肥沃，收穫甚豐，但交通不便，（斯時由實兆遠至怡保，須往港口乘船至安順，再由安順坐車抵遠。）無法遠銷，供過於求，食用之外，俱成廢物，越三年怡保僑領袖胡于春氏來遠巡視，勸僑胞種植樹膠，眾以莫明其用，不之聽，後胡氏宣示：「種一株給銀二角」眾以有利可圖，乃相率領苗播種，實兆遠之有膠園，實始於此，然胡氏一去不返，眾疑其罔，有將膠樹拔去者，但多數則以既種之矣，姑留之以觀其後。種後三年，即割皮取膠，三英畝日僅得五六兩或半斤，以樹小液不豐也；然每斤價值五元餘，人挾一片，至港口售得數元，以之購食用品，

一人肩挑不了，蓋斯時一担白米，僅值一元多，其餘油鹽醬醋亦極廉，於是人皆知樹膠之為寶，前之疑胡子春者，今皆感其德矣。英政府貸款原約三年償還，但皆無力踐約。有人提議將所有園地售諸胡子春，以胡君乃當日之担保人也。惟美以美年議會，不忍出此斷根手段，故議決以此地抵押於政府，俟領牙蘭時，一併歸還。數載之後，膠既出產，地等黃金，所有貸款，一概清還，牙蘭亦皆領出，即或死或

離者，亦有人代之，此事遂告一段落矣；但以款不能依約歸趙，前教會與政府所立之「壘場地方不准設酒肆烟館妓院」之約章，不生効力矣。工人抵遠後，即建一亞答屋為禮拜堂，每聖日皆聚會崇拜，由林牧稱美主持，次年林牧回國，傳道事由林牧持綱担任，壘殖事則由陳牧真信負責，先後領袖，皆美會牧師，甘文閣俗名牧師樓職是之故。未幾比府分立僑長，負責處理各幫事務，古田幫為陳真信，李克成，福州幫為林仲訓，陳克朗，福清幫為林新安，薛連雲，而總僑長則由陳牧真兼任之，一九零四年，港口有和盛，復益，合春，裕等四商號，一九一一年甘文閣始有一



協興號，為劉金寶君所設，售雜貨及咖啡者，後二三年逐漸開設，始具市區之雛形，一九一八年十字路始有巡捕廳，前設在港口，審判廳則在安順，凡有訴訟，均須赴該處，不便殊甚，幸訟案極少，不以為苦，自一九零七年至一九一八年之十年間，政府發出膠地達二三萬畝，而方絕參、陳良知、李克成、歐德裕、黃培松等皆贊助討地鼓勵種植之有力份子。人口方面生者生，來者來，日益繁多，遂發展為港口，十字路，甘文閣，愛大華，三條路，二條路……不等形之市場；而住居於膠園內者，更比比皆是，膠園陰涼，最適牧豕

，膠與豕，遂為輸出品兩大宗，亦即居民之二生命線焉，交通方面，有通至太平，怡保各地之公路，亦在此十年內陸續建築而成，地方行政，初隸安順，後屬江沙，今則與數年前歸還霹靂之天定州，合為一縣，設民政長官治理之，教育事業初時有教會設立之孤子院，後蛻化為今日堂皇秀麗之英華學校，另一專授華文之學塾，第一任教員為林仲仁，第二任教員戴保珍牧師，及陳瑞玉女士（林持綱夫人），今華校林立，學生達數千人，中學師範，應有盡有，人才輩出。服務於本外埠各界者：指不勝屈，固非當時書料所及也，書至此

已嫌冗，爰成二絕以結之。

離鄉別井到炎荒，斬荆披棘苦備嘗，創業殖民使漢化，前人種樹後人涼。歌哭於斯二故鄉，新陳代謝祚綿長，如今滿目繁榮象，文教農商相得彰。

附註：（一）林清美牧師係今僑領林守駐

君之父（二）柳依美乃美以美會德

國籍牧師（三）方鮑參乃前僑領方

榮融君之父（四）林光美先生乃前

僑領林持綱君（大平局紳）之父（

五）陳真信牧師乃前僑領陳良知君

之父（六）工人抵步時全實兆遠只

有二輛牛車乃馬來人之物

